



每天晚上,不到4岁的小酒窝睡觉前都要和我一起读几本图画书,从最初的只看中文版的,到如今每天晚上一本英文的、两本中文的,图书对她说来,已经和牛奶、水一样,是融入生活中很普通的一件事。

我时常会感叹:“如果我能重新过一遍童年该多好!”我想在对世界一无所知、在对世界开始探索时就能有这些精美的读物相伴,我也想拥有小酒窝童年就能拥有的这些图画书和故事。毕竟,我能想到的最早的属于我自己的一本书是小学四年级时爸爸卖给我的《作文800字》。只有两三年读龄的小酒窝,已经读了千本图画书了。家里有两三千本适合0~6岁孩子看的书,她可以随意“点播”。中文的、英文的,纸板书、图画书、立体书、互

(上接第10版)

把童年的故事讲给孩子听

○解旭华(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知心姐姐教育服务中心)

不用想很久,就会想起小时候的暑假。烈日炎炎,蝉儿呱噪,西瓜和冰棍,午睡到下午两点,大脑袋的风扇摆来摆去,晒得粘脚底的柏油马路,连环画和《故事大王》,连续剧《西游记》和动画片《雪孩子》……所有的景象、声音、感觉混合起来的味道就叫——童年的快乐。

女儿觉得我小时候的生活很迷人。每年暑假我会去乡下的二姨家小住几天。当中午的大太阳把大人们都赶进了阴凉的屋内,我就会兴致勃勃地喊哥哥带我出去粘知了。

几十米高的树上,知了放肆高歌。等着!我们来了。扛着一根超级长的竹竿,竹竿末端是粘粘的面筋,哥哥咬着嘴唇,举着高竿穿过浓密的绿荫,慢慢靠近得意的知了,瞅准那双透明的翅膀,探竿一粘。得嘞!知了粘在了面筋上,越是打着转儿想挣脱,越是粘得紧。我们就这样捉住一只只知了。每次听我这样的描述,女儿都垂涎三尺,在北京,别说这样的乐趣,她怕是连一只真正的蝉也没有见过,只听得蝉在高树间叫着……

我教女儿辨识大小两种蝉的鸣叫,黑色的那种“正宗”的蝉叫起来是:“知了,知了……”小一点的灰蝉,方言名叫“吱吱儿”,叫起来是:“得喽——得喽——得喽——”最后以“无有,无有,哇——”的一声结束。女儿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小蝉得了件宝贝,很高兴,嘴里喊着:‘得喽得喽’正炫耀呢,突然飞来一只大黑蝉给它抢走了,于是,小蝉哭起来:“无有,无有,哇——”女儿听得津津有味,对她来说,这就是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从我爸爸那里听来的。所以,每年夏天,蝉的鸣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出好戏,一个个故事。

一个好的故事,能让好吃的东西变得更加津津有味。我小时候,一看书就喜欢吃东西,牛肉干、鱼片、葡萄、苹果、桃、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这个习惯很不好,我的书上经常不小心沾上一点水果汁儿,因为故事太好看了,东西太好吃了!

《儿童大世界》《故事大王》《好孩子画报》《故事会》……我那文艺女青年的护士妈妈每个月都给我定了三四种儿童杂志。每月杂志到家的时候,我都会兴奋得尖叫,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当然还要一边吃着水果。所以,一直到现在

爱书老爸养了一个书迷儿子

○刘冰远(朝华出版社副总经理)

30多年前,作为一个北方农村的孩子,我接触的第一批书,是表哥那个破柜子里的一堆小人书。在上小学之前,我不认识字,只是从哥哥们的嘴里知道,这些书是关于岳飞的,那些书是三国的,还有一些是西游的、隋唐的……很多书的封皮早翻破了,大家也津津有味地借来借去地读着。看了(虽然基本都是看图猜故事)《西游记》,我也央求着父母给我买了一副猴面具,戴在头上,再从柴堆里抽出一根直且长的棍子,抡得呼呼生风,到处抓妖怪。我的三观,应该也是那时候逐渐建立起来的。

5岁那年,我印象里第一次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本《穆桂英招亲》,现在想来,可能是受我爷爷口述杨家将故事的影响,觉得这本书很亲切。几乎同一时间和地点,我姐姐买了一本《细柳》。在家门口,一帮孩子面前,我的那本女英雄主动嫁给杨宗保的故事,自然更受待见。源自聊斋的《细柳》就显得无趣多了。姐姐嫉妒心大起,一把抢走了我的穆桂英,而把细柳甩给了我,急得我又哭又闹。这本书我不清楚读了多少次,只知把细节记得牢牢的,讲给很多人听,甚至在一些聚会上,成为这些听众佐餐下酒的小料。这么说来,我做阅读推广活动也有很久的历史了。

30多年后,我的孩子也刚好五

我都认为,好的故事也一定很好吃。此外,《365夜故事》大概是我们80后的标配,那些故事我反复读了很多年,它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以至于现在做了童书编辑,在做书的时候还会忍不住想起各种有趣的桥段。我的童年还知道了安徒生、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和读了不知名的大量的俄国童话,德国作家豪夫的童话集,动物小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文学杂志。



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没有插图的大部头。

有些书我不太记得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又到哪里去了。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这些童年的阅读影响了我的人生——我成了中文系的大学生,后来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再后来做了童书编辑,也为儿童写作。因此女儿出生的时候,家里巨大的书柜里摆满了上千册的绘本和儿童文学书籍,如今,她7岁,我们已经一起读了7年书。

张之路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傻鸭子欧巴儿》,是我最钟爱的作品。我小时候读到它,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泪流满面。前几天,我给女儿读这部作品,她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们的童年,我们的童年乐趣交叠在了一起。

女儿长大以后,她也一定会讲故事给自己的孩子听吧,带着小时候听故事的感觉,我想,一定会的。

从小有“阅读强迫症”

○鲍芳(中信出版社中信童书·知学园主编)

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想不起来从小到大哪一段时间,我的身边、手边是没有书的。说个极端点的情形,哪怕上厕所的时候,手头没有可看的文字,也至少要拿起洗发水、沐浴露瓶子,来回读几遍上面的说明书,否则就难受。后来我发现,和我有同样癖好的朋友不少。我们管这种毛病叫“阅读强迫症”。

这种强迫症怎么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知道,从记事起,我便是有书看的孩子。作为一个“70后”,我童年时的读物数量,虽然不能和今天孩子拥有的相比,但也不逊色。比如,我家有全套《三国演义》《十万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动脑筋爷爷》《365夜》。我甚至还隐约记得,我有过一套精美的绘本,《睡美人》《三只小猪》这些经典童话,都是我曾经的睡前故事。

我爸爸爱看书,当时家里虽并不富裕,但买书的要求父母从来都不拒绝,后来还包括给我买磁带。我有一套《安徒生童话精选》的有声书磁带,几乎每天吃饭的时候都会翻来覆去地听,直到倒背如流。“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

我多想把童年的阅读空缺补上

○周丹(人教社媒体宣传主管)

动书、低幼杂志……嗯,这些书的种类和数量,比我高中时学校的图书馆里的书,还要多上一些。更不用说,每个月,我还可以从图书馆里给她换40~80本新的书了。

“妈妈,我要看从来没看过的书!”“妈妈,我要看《恐龙百科全书》,我要看《Flowers》,我要看《野兽国》,我要看《问我吧》……”“妈妈,花开了,枝繁

叶茂……”“妈妈,风呼啸而过。”这些与她一起读过的书,构成了这个不到4岁的小生命“小时候”,构成了她关于童年、关于世界最初的记忆。我最初密集开始看书,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青春文学:《花季雨季》《17岁不哭》,是《三重门》《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是三毛、张爱玲、钱钟书……当我成年后,开始去补自己曾经的阅读空缺,经常想,要能重新从童年走一回,该多好。把那些只有课本与作业的童年,重新过一遍。

好在,小酒窝可以有这样的童年;好在,在与小酒窝一起读的时间里,我也仿佛穿越回去,与那个曾经的小小的我,一起读过这些应该与童年记忆在一起的故事。

孩子的童年谁做主?

○王为(航空工业出版社编辑)

城市里,与我的童年相比,他们的童年是另一番天地。除了玩具、图书和视频资料也比我们那一代多很多,《我爸爸》《我妈妈》《海底小纵队》《超级飞侠》《巧虎》……多样的玩具和丰富的图书视频无疑给孩子的童年带来很多快乐。但同时,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兴趣班、培训班给孩子们带来了另外一种童年记忆。真正留给孩子去接触大自然,接触社会的时间变得少之又少。看着其他父母那么拼,我也随波逐流,给孩子报了英语班,现在已经近一年时间,看着孩子的进步,我暗自高兴,今后可能还

会让孩子学钢琴、舞蹈、篮球。但有时细细回味,尤其是孩子说:“妈妈,我不想上英语课了”的时候,我在想:我的孩子与我自己的童年相比,总感觉孩子的童年似乎缺点什么,他们没有自主权,完全被父母的意志绑架,可以说是被当下的社会环境绑架,很可怜。这样下去,我无法想象孩子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只寄希望于孩子长大后,不要怪自己的父母。

我想,若干年后,我的孩子对她的童年还是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只不过跟我现在不同罢了。



暑假读诗是我家传统

○叶敏(尚童童书总编辑)

我小时候,大多数的暑假是在农村大舅家度过的。可惜,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农村,我也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仿佛“天地为之一宽”,尽情享受自然界的自由。我怕虫子,怕狗,怕牛马驴,怕猪,又怕农村娃身上有虱子。总之,我在大舅家的暑假,没有一次过得舒坦的。只有一点好——我可以坐在后院门槛上,自由自在没完没了地读书,妈妈不在身边,没有人催着我一定要午睡。不过,我小时候的读物很匮乏。说起来可能有些悲哀,除了一套童谣书,我所读的,就是《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精选》。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寂寞夏日,都在读唐诗宋词中度过了,读一首诗,抬头看看天,看看山,再读一首。

小学四年级我就开始读各种武侠小说,以及《武则天传》这样的大部头,不知跟前几年反反复复读唐诗有没有关系。大学读中文系,有一次讲唐宋文学的老师犯懒,出了一张卷子让我们唐诗填空,我得了满分。同学问我怎么背的,我说:“小学一年级就背熟的诗词,一辈子都不会忘……”至今难忘同学那“嫌弃”的眼神。

小学四年级我就开始读各种武侠小说,以及《武则天传》这样的大部头,不知跟前几年反反复复读唐诗有没有关系。大学读中文系,有一次讲唐宋文学的老师犯懒,出了一张卷子让我们唐诗填空,我得了满分。同学问我怎么背的,我说:“小学一年级就背熟的诗词,一辈子都不会忘……”至今难忘同学那“嫌弃”的眼神。

我一点也不想让孩子像我一样去读

中文系,将来当个靠文字为生的编辑。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想,以后我的儿子要学理工科,做科学家,我不会鼓励他读诗,甚至他一点都不喜欢阅读也没事。

儿子3岁的时候,我改变了主意:当科学家很好,但当个有人文情怀、懂得“风月”的科学家不是更好?所以,还在上幼儿园小班的他,就每天晚上坐在小板凳上,跟着我读诗词了,甚至我读到兴起,还带着他学了一段“论语”。

今天的孩子比我们那时选择面更广泛,选择更多。同样是读唐诗,方式有很多,选材也不限于《唐诗三百首》。我的儿子闹闹喜欢画画,他每读到一首喜欢的诗,就会画出来。从他的画中,能看到他真的理解了这首诗的意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他的笔下,是一轮金色的夕阳铺满整个地平线,而诗人赶着马车走在夕阳中,染上了金色的光晕,惬意美好;当我们去公园里看到一大片荷叶的时候,他也会随口背出“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去年已经上小学的儿子,马上就要迎来一个真正意义的暑假。对于孩子的暑假,我只希望他玩好、学好——如果非要把排序的话,玩还是第一位。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度过的。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孩子除了吃饭睡觉各回各家外,大部分时间都聚在一起玩,玩泥巴、折纸飞机、放风筝、爬山采花摘果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童年生活,那时候没有起跑线,也没有课外班,直到5岁,村委会大喇叭里开始招收“育红班”(现在叫学前班)了,我才第一次接触到课本。

记得育红班开学没几天,有一次有几个字到放学也不会念不会写,回到家就哭了,母亲没听清楚原因,只好拉着我到老师家,老师听明白后,握着我的手拿着粉笔在地上写……一学期很快过去了,课本的每一页我都会从头背到尾,拿着粉笔歪歪扭扭将我的名字和会写的字写在家里墙上,期末考试也得了人生第一次奖励——10根粉笔……从此在阅读的路上一发不可收拾,认字后特别渴望读书,可唯一的阅读材料就是课本。没有书看就开始拜托同学找大哥哥姐姐的课本看。

课本也有看完的时候,不过家里条件有限,家长忙于生计奔波,顾不上管我们的学习,我们自然也不敢张口要书。全班只有班里条件最好的同学有小人书。每次下课后,大家都围着他一起看小人书,就这样子开启了课外书的阅读生涯。我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地读完小学、中学,到大学报专业的时候毫不犹豫报了中文系!

在阅读这条路上,女儿要比我幸运和幸福得多。而正是有了她,让我这个“80后”幸运地分享了“10后”的童年生活。从她4个月开始,我们开始拿着绘本给她看,她会安安静静地看完。随着她长大,各种图画书开始塞满了一个个书架。她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是看书。看《连在一起》,她还不会说话,但会根据画面跟我“连”在一起;看《猜猜我有多爱你》,她会比划着胳膊说“爱妈妈有那么多”;看《魔法亲亲》,她会伸出手向我要“魔法亲亲”;看《我要更勇敢》,打针的时候会对医生说“我不哭,因为我要很勇敢”……不知不觉到3岁时,猛然发现,有很多绘本她可以自己读下来了,用《学前快读600字》的字卡测试,她居然认识了300多个汉字。遇到挫折,她不再像她的妈妈一样哭鼻子,在尝试解决不了后会清楚地说:“爸爸妈妈可以帮助我。”

虽然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但我们对阅读的热爱何其相似。

我和孩子分享童年
○郝付云(化学工业出版社童书编辑)